



中国槟榔之乡说槟榔文化

◎王卫 文/图

2011年,海南省万宁市被国家林业局授于“中国槟榔之乡”称号。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槟榔之乡,对槟榔文化有较深的了解。

每每看到家乡的房前屋后,村边田边,坡上岭上,到处都有亭亭玉立的槟榔;看到万城的大街小巷,随处可见的卖槟榔摊;看到滚滚如流的人群、口唇红红,唇摇齿转,嘴儿不停地咀嚼槟榔时,我就想再写一篇槟榔的文章。但总找不到灵感,迟迟不动笔,直到我到台湾旅游后,亲眼所见台湾的槟榔、台湾的“槟榔西施”(卖槟榔女)、台湾的“红唇一族”(吃槟榔者的雅称)齿转唇摇之时,创作的灵感如一股强流,从我的心海里涌起……

槟榔,是我国的四大南药之一,也是我国南方较古老的一种植物。早在西晋时期,文学家、植物学家嵇含就在《南方草木状》中作了较详细的记叙:“槟榔,树高十余丈,皮似青桐,节如桂竹,下本不大,上枝不小,调直亭亭,千万若一,森秀无柯。端顶有叶,叶似甘蕉,条派(脉)开破,仰望眇眇,如插丛蕉于竹杪;风至独动,似举羽扇之扫天。叶下系数房,房缀数十实,实大如桃李,天生棘重累其下,所以御卫其实也。味苦涩。剖其皮,露其肤,熟如贯之,坚如干枣,以扶留藤、古贲灰并食,则滑美,下气消谷。出林邑。”嵇含在南方广州当过官,见过只生长于南方的槟榔,所

温暖如春。漫步在林区小镇,感受着林业局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宽敞整洁的街道四通八达,座座楼房拔地而起,鳞次栉比地耸立着。各个小区楼宇之间的花园修整得犹如一张张图画,美不胜收。公交车按部就班循环往复地穿梭于高楞小镇的南北。尤其是黄昏将至,华灯初上,放眼望去,霓虹闪烁,色彩缤纷。仿佛置身繁华都市。

夜幕刚刚落下,此时最好的去处是林业局文化广场。这时候的广场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。四周几十

以才写得这样具体。槟榔历史悠久,文化丰富深厚。《南史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《金盘槟榔》的故事:南朝宋武帝时有一位大臣刘穆之,他年轻时,因家贫常到妻子江氏娘家讨饭吃。有一回,饭饱之后他还要求吃槟榔。妻舅便奚落他说,槟榔消食,你经常没有饭吃,还需要它?令刘穆之十分尴尬。后来,刘穆之官拜丹阳尹,便召来妻家江氏兄弟,用金盘端出一盘槟榔,请妻舅享用。可见,早在南朝时,槟榔已是岭南珍异之物,流行于长江南北。在明代,《游岭南记》说:潮广地区,口红齿赤为富贵子,嚼槟榔不离口。槟榔然是时尚之物,据史料记载,岭南重城广州街头,腰束槟榔金袋,口嚼槟榔,是当时帅、富的时尚象征,槟榔已是一种炫耀性的消费。

槟榔长得亭亭玉立,婀娜多姿,“异味谁栽向海滨,亭亭直干乱枝分”(宋苏东坡)“直杆”及“乱枝”,宛若仙女掌伞,风儿一吹,又如纤纤仙女跳舞。槟榔不但长的美,吃槟榔的姿态更美,引得历代文人墨客尽折腰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,晚年时被贬海南。在儋州,他亲眼看到黎家少女醉槟榔之状,写出了传世的醉槟榔绝句:“两颊红潮增妩媚,谁知依是醉槟榔。”游过岭南的朱熹,也写过一首食槟榔的美诗:“忆昔南游日,初尝面发红。叶囊知有用,茗盃讵能同。捐疾收殊效,修真录异功。三彭如不避,糜烂土

个柱灯交相辉映装扮着广场,驱散着渐浓的夜色,走圈的、滑轮滑的、放风筝的——感谢局领导为茶余饭后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休闲场所。看看广场舞,欣赏欣赏东北大秧歌,优哉游哉!看广场屏幕播放的方林新闻说,林业局正在努力建设林区小康生活,那会是什么样的呢?锦上添花,必须是锦上添花。已近耄耋之年的我憧憬着、期盼着林区小康生活早些来到! ▼



非中。”历代诗人吟咏槟榔的诗句还有很多,如“三彭何如黄金盘,一斛荐槟榔”(唐·李白),“织贝流肌滑,槟榔入颊红”(宋·唐庚)。槟榔像一杯酩酊的陈酒,“滋味绝媚妩”(宋·苏东坡),自古至今,醉倒了无数的中国人。台湾郁永和在《台湾竹枝词》中说:“独干凌霄不作枝,垂垂青子任分批,摘来还共葵根嚼,赢得唇间浸染脂。”上世纪七十年代,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的那首“高高的树上结槟榔,谁先爬上谁先尝”的美歌《采槟榔》,不但当时唱醉了台湾,也唱醉了香港、澳门。虽然当时中国内地正搞“文化大革命”,反对封资修,但优美动听的《采槟榔》然偷偷地在内地传唱。直至今日,《采槟榔》的芳香依然醉人。

吃槟榔,两岸更是一脉相承。台湾人吃青仔,海南人也吃青仔。台湾人吃槟榔用的配料,是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说的“扶留藤和蚶子灰”。海南人吃槟榔配料也是用“扶留藤和蚶子灰”。台湾人吃槟榔干果,湖南人也吃槟榔干果。过去,槟榔干果从海南运回原材料后在湖南加工,如今,万宁已建起多家现代化的槟榔干果加工厂。刘伯温的:“槟榔红白文,包以青扶留”和郁永和对吃槟榔的描写,正好印证两岸吃槟榔自古相同。

从槟榔的习俗来看,两岸更是一个样。台湾《雍正通志》记载:“全台土俗,皆以槟榔为礼。”而海南的《正德琼台志》记载:“亲宾来往,非槟榔不为礼也。”以槟榔来招待来客,在台湾和海南、湖南,自古至今,然是一样。台湾的“红唇一族”(吃槟榔者)来海南、湖南时,碰见同仁(吃槟榔者)不是敬烟敬茶,而是敬槟榔。在台湾,从古时起,婚娶聘礼,槟榔为先。台湾孙尔准《番社竹枝词》曰:“槟榔送罢随手牵,纱帕车螯作聘钱,问到年庚都不省,数来明月圆几回。”此词描写了当时婚娶用槟榔作聘礼的土风习俗。嵇含早就说过:“彼人以(槟榔)为贵,婚族客必先进,若邂逅不设,用相嫌恨。”台湾的此俗,与海南、湖南完全一样。直至今日,海南、湖南槟榔区域内,出门办事,喜丧宴客,槟榔必不可少。《正德琼台志》曰:“以槟榔为命……至婚礼媒妁通问之初,絮其槟,富者盛以银盘,至女家,非许亲不开盒。但于盒中手占一枚,即为定礼。凡女子受聘者,谓之吃某氏槟榔。”《康熙万州志》曰:“婚定槟榔,当委禽。”万宁许多地区至今仍然流行此

俗,把订婚俗称为“把槟榔”。

在两岸,槟榔还是和事佬。“解纷惟有送槟榔”。这是古时岭南一带处理纠纷习俗。据文史记载,两方发生纠纷,请村老调和时,理亏一方,要捧着槟榔向对方表歉意,敬请对方吃槟榔。广东《澄海县志》记载:“或有斗者,献槟榔则怒气立解。”用槟榔调解纠纷,在台湾的台中、嘉义、台南等地,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习俗。乾隆年间台湾海防同知朱景英,曾记录了当时台湾吃槟榔的习俗:“嚼槟榔者男女皆然,行卧不离口……解纠者彼此送槟榔辄和好。”张湄(清雍正朝进士)曰:“一抹腮红还旧好,解纷惟有送槟榔。”这就是两岸自古至今槟榔和事的最妙描写。

两岸的槟榔文化,从古至今,都道出了同脉、同宗、同祖之源的文化,正如台湾名人说,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。▼



海南岛槟榔树

